# 高士傳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高士傳

皇甫謐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逸史漢魏叢書及祕書二十一種皆收有此書逸史在前故據以影印

# 高士傳序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 高士傳目錄

##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篠丈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顓臾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愼　任棠　摯恂

法眞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高士傳目錄終

#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吳 琯 校

卷上

##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大道不鑒　至人秀世　被衣冠出
超然釋智　齧缺問道　無言相契
暢懌長歌　冥筌排去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位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

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天士　缺也問道　育艾爾神
一綿虛抱　寒暑何侵　風雷弗眊
大準玄黃　權輿上教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紘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齧缺由師　蘊舍上智　至道相迕
宗王祖被　遐言未卒　呬然睡寐
滅影山隅　弗求天配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

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巢父鳥棲　弗營棟宇　由進塵言　乃洗其耳
嚴揮不與　乃臨其清　千齡無已　箕潁高風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饋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

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

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莽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武仲潔修　毫邪不處　黃屋將歸
紫芝高舉　潁汲箕田　羞頴汙鄙
俎豆公神　綿綿無已

##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

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逯矣善卷　君堯北面　鹿衣牧世
自臻從勸　虞欽玄德　讓之赤縣
貴適心神　永棲荒巘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休休支父　道重八埏　陰寢陽覺
神寂而恬　巍巍二帝　大器告傳
不遑長謝　緝性自全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老父皤髮　愉愉壤戲　吐厥鳴歌
朝興夕憩　虛渴咸充　帝焉何利

醇和未斲　陶哉寓世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

虞皇御世　虛諮禪者　石戶之農
至人在野　天位以干　棄如屣捨
滅迹滄溟　清蹤莫寫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

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蒲衣妙紀　德與天侔　大舜虛襟
模範是求　發評虞泰　致一馬牛
擾勞民宰　胡可纓留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負薪炎暑　吳有一翁　粗絺弗御
冒彼蒙茸　季札相逅　遺拾不從
姓名終秘　空仰高風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

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佮　鼓枻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進鮑魚
匆匆戒別　何用名爲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小臣之稷　微爾齊氓　巍崖獨拔
苦節自貞　君軿數過　耶得瞻迎
區區管鮑　何足班倫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

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

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弦公鄭寶　托跡遷賈　秦穆揚兵
于周避迕　矯命犒師　陰抒國禍
辭賞居夷　飄焉弗顧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亾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

天下事盡矣

商容大道　聃也之師　形將蛻化

教庶瓊遺　三言甚寡　萬務何餘

喜編後授　屢發其規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

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伯陽聖老　人貌天行　壽經億代
道冠羣生　龍稱禮得　牛候書成
西關度跡　玄化冥冥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庚桑耳役　畫去挈逐　息意三年
風尊翠巘　俎豆不樂　形生自晏
賢知明揚　世心何淺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慨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楚萊避紛　蒙陽寄耜　草宮木榻
水菽怡志　駕屈楚君　經綸將貽
內賛遐謀　相携遠逝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
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而之而歎曰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
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林類鰥遊　取資滯埋　踽踽行歌
蕭蕭子影　素王載靚　令賜乞請

果得高言　不虛停軫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美身隅　揚歌郊野

撫絃而嬉　清言自寬　披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蕢者何　逃名衛地　宣尼鳴樂
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　比之厲揭
斯行斯言　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悠悠沮溺　竝耦荒墟　敬詢渡濟

暫駐浮車　飄然無荅　齊口致譏
物情不足　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石門闇者　闖闢是尸　仲路宵投
迺詢其師　魯尼入耳　强仕致譏
閟光韜彩　百世所希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丈人絕軌　倨接洙賢　天涯日暮
雞黍是延　載陳夫子　尋迹客轅
先幾掃跡　虛室依然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接輿厭濁　放隱佯狂　徵羅上士
徙適遐方　歌衰鳳德　車下道傍
洞天周涉　妙藥爲糧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孝哉子輿　領道泗濱　浩浩之氣

常驕大人　爲都不樂　好爵難嬰

單居秘論　傳耀千春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顏氏之子　不作簞瓢　心齋白日
志迥青霄　圃衣田食　大聖遊交
鼓琴蓬蓽　可以逍遥

##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嗟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原生匱盡　室侵風雨　薄炊經旬
彫裘歷紀　友賜榮華　驂騑萃止
聞剖病貧　終身含恥

# 高士傳卷上

#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吳琯 校

## 卷中

###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于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

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搰搰其勞　賜焉逢覩　反覆見嘲

進說爲槔　前陳後詰　風波全德　私語其曹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至哉壺子　列老下趨　龍藏鄭圃

眞與道俱　側聞玄語　宣發希微
載陳生化　繼述黃書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童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

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老商樹教　列寇下趨　居門七載
席始相携　眼耳都融　葉幹忘機
乘風枯槁　得道而歸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

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伏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禦寇隱鄭　四十餘年　台衡大餽
頓首拒焉　麾使悟妻　保體消愆
輈風駐世　表篆蓬仙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曳尾於塗中或又

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莊周傲世　洸洋寓言　文窮萬妙
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　國聘難延
浩然就盡　弗避烏鳶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閭

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干木自晉　萍寓西河　羣賢分組
樹介巖阿　千乘登門　跳躍逃徂

騰光韋素　耿照弗磨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灝灝東郭　動展如天　清虛應物
獨抱自然　迷窺高弟　欲述難言
文侯失志　爵國可捐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

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魯慕公儀　崇階以釣　授意孔思
迺非誠到　面返君言　高陳友操
考槃弗諼　畢景怡道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歜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

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轂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轂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卓犖王斗　抗節齊門　衮衣奔走
至訓希聞　方聆啟規　省過以承
聊揚五彥　境庶咸寧

## 顏斶

顏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

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特哉齊觸　劇折廟堂　上陳二帝　形神恐妨
下舉三王　賓師靡諾
終身不辱　野籙有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黔婁物表　著撰存志　却相魯公
辭卿齊使　捐世蕭條　歛衾弗備
賢矣配人　以康爲謚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粮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

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陳仲遐情　於陵控玩　輞飢覓李
蟶食過半　楚相敦求　山妻了算
遂嫁雲蹤　鋤丁自竄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

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烟水　族氏無彰
鱗鬢自舉　偶覿三閭　開敷數語

擊棹揚歌　冥潛何許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邉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蘭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安期高蹈　療俗千祀　綠海孤遊

朱顏常駐　揮璧阜亭　酬舄始帝

去矣銀臺　永遺塵世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伯陽倡教　嗣流河上　句疏章鉤
宣機顯象　戰世紛紜　玄心坦蕩
鶴髮葆眞　仙民景嚮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

敎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臣公貴閥　或擁旄旌　獨窮玄牝
不滑神精　兵墟故國　蓬轉揚聲
敎承瑕翁　振鐸千齡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

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遵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贏末龍爭　奮圖封拜　禕矣蓋公
遲棲東海　無爲教參　齊方底泰
衍輔漢庭　玄風猶在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

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皇皇四老　同襟齊志　違虞藍田
芝糧蘿被　弗鑒天眞　重歸地肺
隆準膺圖　空勞聘幣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圮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何者老翁　托名黃石　蚤鑒留侯
脫履令拾　玉弦金版　授之不惜
定帝謀王　穀城留跡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

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姬魯兩生　孔庭遺學　叔孫佐命
儀聲迺作　謂方荆棘　難興禮樂
弗納玄纁　翱飛寒廓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

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商瞿授易　騶馱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移客土　四嗣俱興
親勞萬乘　造拜軌經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

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碩矣王生　道研軒李　斐爾張公
素交一臂　韈解虛庭　趨風敬繫
凡百華裾　悉高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阬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

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悋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悋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阬阬人立祠號曰阬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京兆伯陵　阬峰屏躅　太史騰書

輿言報復　知足無虞　守玄祛辱

居士靈祠　春秋自續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甚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北郡韓福　潔白修躬　博陸調燮　帛奬幽蹤

迺下旌弓　疾稽中驛

荷衣鳩杖　陶陶令終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成公全朴　稱謂不傳　途遭王葦
峻峙幅邊　詞歸方外　克免帝愆
書郎迺遣　茅戶乞言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安丘丈人　中林自命　龍位來師　老編刪定

豹潛逾勁　岐業周流

振教玄玄　道家衡鏡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負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勝之敦孝　聚居風動　力施衰白
食損姻衆　附姊饗飧　拒兄録用

獨綜絃歌　義光是弄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遐輪　景卿並轍　洞探乾曜
兼長藝業　闔戶棲神　荊榛掩絕
塵鑒何知　馨香不滅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懿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聃文是闡
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眞人淡泊　亶哉匪虛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飲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

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彭城老父　陸沈皓首　炎鼎將移　麟摧鳳踩　弔哭低回　曾非儕友　薰膏之規　哲士宜守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

居執操不回嚚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車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嚚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嚚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嚚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世道交喪　子良隱息　寧極青山
恥歌白石　求於井蛙　責之負笈
兎戮狐收　泰然林澤

鄭樸

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嘗稱其

德日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谷口子眞　甘恬棄默　非服弗服
非食弗食　不答徵車　爲農草澤
吁嗟法言　撰其玄德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干可否之間

仲元所居　俗用拭新　授之百里
非其素情　中途遁絕　卒老高深
先英評許　未悉玄眞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

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子平上哲　賦德淵沖　玩辭觀象
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　家務不宗
周攀五嶽　禽老是同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 高士傳卷中

# 高士傳

晉 皇甫謐 撰
明 吳琯 校

## 卷下

###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至以壽終

儒仲處英　放獨新世　光武中興
守禮不試　草覆野耕　甘於沉翳
賢室高明　濟成遯事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鬲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玉連連　北軍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君直峻守　恥交萬乘　清夜斤言
終身爲信　卯金復興　幣玉不應
葆蓋煌煌　遵廬慰問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

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隱者閒曠　避世滄瀛　其友樹節
迺餌華纓　進輕退促　舉動不經
交攜長絕　時議所欽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傢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繡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

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弃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資畜豕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二人遂不復相見

高恢總髮　道德是求　伯鸞齊志
泉石胥遊　東飛西駐　歌以寫憂
形容萬里　遠蹈同流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孝威特邁　稅趾武安　獸居土穴
不願彈冠　郡公溫勞　有語足寬
終齡超遂　大璞得完

##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劚藥青冥　通都樹價

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　遐蔽霸陵

佯隨國聘　俄蹈虛眞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

不敢屈

季春傲俗　自矜無伍　國守逢迎
翩翩鳳舉　寵祿塵如　清言爛吐
鄙爾扶風　誰攀冠屨

矯愼

矯愼字仲彦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竝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愼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

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仲彥鸞揚　孤翔不娶　友賮殷勤
淡無應畀　入島尋仙　還家告逝

復見他邦　的然靈異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邮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季眞懿資　弘通卜藝　超峙區表

棄榮絕利　龐守來瞻　默形三喻

鳳色鴻姿　圖傳鄉地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甡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

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摯氏之恂　光于祖德　博貫無倫
幽潛不惑　聲薄九霄　經傳四國
樂矣弗諼　空勞物色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鄠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輜巾詣謁太

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踰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高卿宿學　門衆紛如　功曹百却
孤峻所希　再薦知已　四下鸞書
杳然長絕　德撰穹碑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荅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已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漢濱老父　操鉏沔上　翠華雷動　理辯如響
不屑瞻仰　台臣屈問　俯首合羞　匆匆塵鞅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荅命公蒙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孺子清妙　超絕代俗　屢辟鴻臣　不瑕皎玉　萬里赴喪　炙雞茅束　以力粥饘　安安自足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

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歎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債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八顧夏馥　不通統綺　抱影烟霞
灰情辟舉　秦網載張　天形遂毀
客作將終　固迎歸止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

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廬謄常虛
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　懷珍高卷

有道之碑　楊光竹簡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

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子龍尚節　抗論生枯　博經舉贊
殯友浮河　榜標初熾　獨嘆坑虞
巢依梁碭　得以安歌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

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汪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汝南夏甫　杜門深處　日朝母氏
揮絕賓侶　科頭自放　不閑俗禮
長歌白駒　逍遥桑梓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伯淮英朗　經通緯治　四海摳衣
多齊孔氏　天使圖形　幽房韜被
碧海浮桴　青州逃世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着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寧也何自　管仲之孫　片金弗顧

割席遠歆　龍德既顯　豹隱是徵
甘心玄寞　郡閣圖形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竝不就

康成鉴頴　博極羣典　得五馬門

大道是勉　凡授尊高　孟崇温儼
八尺之軀　終焉閉斂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定祖儒流　世有贊言　披求遷傳
感激仲連　性情咸得　出去憂纏
清虛無染　珪組永捐

##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鼷鼠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

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龐公眞隱　志凌氷雪　弗慕榮華
自寧巢穴　遺與人殊　身於世絕

茹秀鹿門　欣怡雲月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

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子平幼孤　俞俞守道　功曹爰致
托疾以報　守計劫迫　尹郵宣赦
牧豕調蜂　天涯嘯傲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立碑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誄曰昭定先生

八龍矯首　里署高陽　叔慈撫化
物外遊翔　終身肥遯　至寶含章
玄昭二誄　永世遺芳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胡昭高尚　不事袁曹　陸渾之下
耕誦逍遥　樂亭相誓　由免奔驟
羣賢遞薦　已入冥寥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

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近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孝然奇士　少避白波　食草啜水
露寓于河　色姝髀體　伐國謬歌
饑寒待盡　風節高裁

# 高士傳卷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高士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皇甫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三四